



## 天漸漸光，新中街

天漸漸光矣。光線佇彼穠翠青茂密的榕仔樹尾溜，躊躇。

我的目屎大概已經焦矣。規暗，這個公園天頂的星，會當見證所有的一切，我的孤單、悲傷俗絕望。

長長的柴椅，已經有淡薄仔露水。這是我頭一擺家己睏佇臺北街頭，其實袂當講睏，因為我干焦坐佇遐爾爾，干焦流目屎，干焦後悔怨恨。本來咧想，一个查某因仔家己佇遮，定著會發生啥物恐怖的代誌—管待伊去死咧，恁祖媽就是無想欲活矣，我刁工(thiau-kang)欲等待魔神仔來掠—想袂到，臺北的治安無親像人所講遐爾 bái，規暝干焦有一个若歹人的人經過，斟酌看，根本是燒酒醉的，伊醉甲倚袂在，甚至連路就看袂清，佇 phú-phú 霧霧的電火柱仔跤，若欲看著我，就愛誠拚的。閣講，假使伊真正看著我，恐驚會予我亂甲若鬼的長頭髮俗慘白的面容驚死……想到遮，煞起愛笑。毋過我知影，這是苦笑。

天漸漸光。榕仔樹密集的枝葉內面，有鳥仔聲，咧流轉。

我知影這種古錐的鳥仔是「青笛仔」，阮細漢攏按呢叫伊。輕柔司奶(sai-nai)，美妙的歌聲，予我的心迷醉，伊的聲音，予我若飛入去光速網路，咻一下，就飛轉去因仔時陣的門口埕，遐，永遠是我療傷的所在。想起來，伊是唯一會當安慰我的朋友，嘛是永遠袂反背我的朋友。

枝葉裡有一个岫，對外口就會使看著岫的四籬圍仔，有幼秀的青草，草面閃爍，透早拄出世的日頭光。頭擺發覺鳥仔岫，就是伊第一遍佇我遮過暝的時陣。彼暗，阮(guán)兩人身軀互相意愛了後，情緒一時無法度平靜落來，我規暝失眠，佇秘密已經變做毋是秘密的時，我真驚兩人的感情，會親像小說搬演的故事全款，開始變化……伊竟然睏甲軒軒叫(huân-huân-kiò)，若死豬的，毋過伊緣投標致的面容，猶原掛佇勇壯的身軀頂懸，正面喙賴(tshui-phué)倚下頰附近的彼粒痣，予月光照甲若像天星全款，孤單又閣驕傲，我自然伸手過去，輕輕仔摸伊小可蚪蚪的頭髮。伊精神矣。目睏沙微沙微，微微仔笑。

「睇袂去喔？」

「嗯。」我叫伊陪我去樓下的公園散步一下。

覓一時仔了後，阮就做伙坐佇這隻柴椅面頂，相攬倚靠，一直到天光。這段時間，阮真少講話，干焦手牽手，面貼面，有時偷偷仔相啣 (sio-tsim) 一下，涼涼的熱天暗暝，凡勢仔，干焦適合拍開所有的毛管喘氣，無透過語言傳達的愛，大概才會使直接迴 (thàng) 到靈魂深底。天光時，我閣會記得彼港日光，就正正照佇這樁榕仔樹頂，阮差不多同時做伙看著這個奇妙的情景——一隻青笛仔，喙咬一尾蟲誠靈巧鑽入去枝葉內面，一群鳥仔因喙擘甲開開開，相爭佇日頭金色的光線裡，蟯蟯 (ngiàuh-ngiàuh) 鑽……阮攏看甲誠感動，感動 in 對性命的拍拚頂真。

我嘛知影，彼个岫應當早就無咧用矣，因為看無新的草枝，而且舊年彼群鳥仔因，早就展翼高飛，毋知去佗矣。

這時，我自然閣想起彰化庄跤的厝兜。閣有，守寡已經兩冬外的老母。

天漸漸仔光。對新中街頭的上班族，來來往往無閒的跤縫，起頭。

我的目屎，又閣恬恬流落來矣。我開始看著街路，有一寡仔好奇的眼光。我才袂癮 (bē-giàn) 插伊，歹年冬厚痾人，無增差我一个。In 逐个攏嘛面色匆忙，無遐濟時間看我這個痾查某，in 較器重的，應當是公司頭家冷心無定的眼神。而且，我現此時的模樣，可能連朋友都認袂出來，莫講遮逐工干焦和相閃身的死人面。

今仔日，我決定無欲去上班。我欲殘殘共伊失蹤一工。佇頭家佢同事眼中彼个凡事照起工的我，性命消失一工，看覓仔會按怎無？

自從大學畢業了後，就留佇臺北拍拚，對第一份頭路佇出版社做編輯，到現在佇廣告公司做文案主管，月級對兩萬外到這馬的七萬桶頭 (thóng-thâu)，十冬來，換過幾落个頭路，也綴咧換過幾落个男朋友。伊是我三冬前拄入去這間公司無外久，同事紹介認捌的。伊佇一間有名的外商電腦公司做工程師，一年薪水欲倚兩百萬台票的高薪階級，in 老爸又閣是高級的大生理人，所以看起來若親像貴族全款。啊人也生做懸軀 (lò) 懸軀，不止仔飄撇，閣捌做過廣告 Model。「是一个鞏 (khōng) 金包銀的羅漢跤喔！」阮遐的同事攏按呢副洗 (khau-sé)。親像我這種出身，若毋是伊一直 khòk khòk 逐，本來我是毋敢數想……。

這時對面早頓店邊仔的巷仔，出來一个歐吉桑，小可禿頭禿頭，穿烏色西裝褲，配白色長衫，毋過無結 ne-kut-tái(領帶)，正手提一个烏色公事包。我不時佇上班時陣會拄著伊，綴伊後面行到民生東路等公車，伊恰我的車牌仔相隔壁爾，毋過自頭到尾，毋捌講過話。我袂記得這種情形佹久矣，我看幾落冬有矣，也毋知伊是毋是知影我的存在。這就是台北。目看心無看，正耳聽入，倒耳隨走出去，一个無心肝的世界。

兩冬前，買這間厝的時，老母恰濟濟的朋友，包括伊攏反對。無到三十坪的舊公寓，七百外萬。每月日愛納 (láp) 四萬箍貸款，現此時景氣無蓋好的臺灣，隨時攏可能搥破飯碗，壓力是有影誠重。毋過躡彼種若像粉烏籠仔、租金一個月就愛開萬五的套房，我已經擋袂牢矣，想欲先安搭好這個都市型的身軀，一切才閣講。當初恰意這個社區，是因為遮綠地特別濟，大大細細的公園滿滿是，生活機能又閣好。街路口恰民生東路相接，倒并是金石堂冊店—遐是我揣靈感上好的所在；正并是 7-11 超商—我半暝若欲補給糧草，就真利便。另外一頭接民權東路，邊仔是一座運動公園，隨時會當予我這個 32 歲欠活動的獨身查某因仔走走從 (tsông) 從的。上重要的緣故，其實是遮有濟濟的老樹，我目睷若瞞起來，就有故鄉的氣味衝 (tshing) 入去鼻空。

阮阿母總是擔心我的婚事：「一个查某因仔將來嘛是愛嫁人……。」這是伊反對的理由。堅持欲買厝，其實閣有一个原因—我誠煩惱獨身躡佇庄跤的老母。若買厝，就會使姑情 (koo-tsiânn) 伊上北來恰我做伙躡，啥知，逐擺躡無一個月，就吵欲轉去庄跤。「厝邊隔壁攏嘛會互相照顧啦」，伊叫我免厚操煩。阿爸過身已經兩冬矣，65 歲的阿母，生活適應了閣算袂 bái，空空靜靜的農舍，只是看起來較孤單一厝仔爾爾。

門口埕邊仔的半分田地，變成伊的精神寄望，平常時干焦種一寡仔青菜，賸的地就放予伊去拋荒，生活閣袂傷過勞動。逐個月，我會寄一萬箍轉去予伊做所費，嫁去臺中的小妹，嘛會恰翁婿，三不五時就轉後頭厝看覓仔，有博士學位的大兄，雖然躡佇美國咧高尚，時常嘛會拍電話予阿母，關心一下寒熱飽枵 (iau)……

天漸漸光。對街路 siu 來 siu 去的車窗玻璃面頂，淡開。

規暝無睏，我的目睷，閣酸酸澀澀。新中街的車，其實攏無駛真緊。有幾若擺，我想欲對車窗面頂，走揣家已失魂落魄的面容，結果攏失敗矣，干焦看著，一个閣一个，siu 一下就飛過的烏影。

早頓店的頭家，猶原無閒東無閒西，跤手誠老 (láu)，雖然我一點仔喙斗 (tshui-táu) 都無，毋過真懷念頭家親切的招呼——頭一擺來遮食早頓的時，無啥慣勢，嘛真驚惶，佇冷淡無情的臺北城市，閣有這款溫暖的店，連收錢就予人客家己擲 (tàn)，利便趕時間的上班族。這嘛是愛社區居民互相信任才有法度按呢。所以，頭家親切好禮的「勢早！(gâu-tsá)」，自然就變成我早頓的一部分。

我突然間想著，彼對時常和我相閃身的母仔囡，哪無出現？凡勢是我傷過傷心無咧注意看。彼个因仔穿國校的制服，三、四年級的款。阿老母攏是上班族的套裝打扮，大概欲先送因仔去學校，才閣趕去公司上班。我一直佇腦海當中走揣 in 的形影。假使，我嘛較早結婚……

早頓店隔壁彼間得人疼的幼稚園，陸陸續續有家長送因仔來，少年的查某老師，待佇門口，用親切的笑容送別，遮為生活奔波、無閒飼囡的都市序大人。In 凡勢想講加趁一寡錢予因仔生活較四序，毋過，因仔就愛減少一寡仔爸母溫情，世間，總是有一好就無兩好。這當然是我這個獨身查某因仔的風涼話俗道德想像，人咧食米粉，我咧喝 (huah) 燒。毋過，理智佇心內共我講，無閒，並無全然是甘願欲做 khòk khòk 從的青盲牛，抑是啥物「拜金主義」咧使弄，無定著，也是現代都市人對性命無奈上悲壯的抵抗。

我看著路邊收費的停車格，才拄空出來，真緊又閣予人填滿。都市裡，匆忙流轉的把戲，攏佇每一个路角咧上演，人是主角，導演卻是上帝。車駛入去閣駛車出來的跤兜，一群穿黃色 kah-á (背心) 的清潔人員，就愛緊行入去，共落葉俗糞掃掃清氣，跤手熟練甲予人觸舌 (tak-tsih)。啊倚街口的彼間燒肉店，鐵門閣嵌牢的，猶未開門做生理。歇暝日若無出門，我時常會去遐買便當坵 (thūn) 腹肚。若有朋友來相揣，我會招 in 去幼稚園邊仔的客家食堂，「用客家小吃招待客人！」我總是按呢滾耍笑，閣若拄好是暗時，酒蟲咧作怪，也會烏白切一寡豆乾滷味，去樓頂做伙咻 (lim) 一下過癮 (giàn)。都市生活，有時總是需要一寡仔酒精，小可祭拜一下，假日暗暝吹過寂寞靈魂的冷風。

一陣涼風吹來，窸窣窸窣，有幾片黃黃的葉仔飄落。耳空竟吹來溫柔的聖詩歌聲——彼間離阮厝無佻遠的臺語教會，今仔日是拜一，哪閣有聚會咧？我有淡薄仔懷疑，閣共耳空拍較開咧。就當做有啦！堅持用母語傳道的教會，佇臺北，更加予我感心。我想耶穌對受苦的人是慈悲的，毋過我知影，伊無法度解救我，會當解救我的人，恐驚干焦賭我家己爾。揣一工，我閣有才調佇寂寞的暗暝，真正清心自在，和家己的形影做伙咻一杯葡萄酒的時，一定誠誠懇懇唸一首詩，來讚揚報答，無暝無日為世間苦難操煩的眾神。

天色已經光甲會鑿目。對忽然間衝來生狂的喇叭聲當中，反射轉來。

躡佇新中街已經兩冬矣。逐工，差不多全款的動作，全款的跣步，全款的時辰，全款的心情恰全款的早頓。上班予生活機器化，但是無上班又閣是欲按怎？我這個負責創意的文案主管，並無法度替家己單調的性命，揣著閣較好的創意。畢竟，性命恰商品推銷無全，掠準有閣較多閣較嬌的廣告包裝，最後嘛是愛家己一个，共孤單吞落腹內。

手錶仔面頂的時針，一格一格盤過性命的刻度，我的青春恰理想，佇針恰針互相鬥爭之下，慢慢老去矣……新中街的面容，從來毋捌親像今仔日按呢，遐爾清楚過—若真正欲講，其實毋是新中街變清楚，是我家己，家己以早毋敢面對的面容。

恐怖的暗暝，過去矣。我煞又閣咧流目屎，只是這陣的目屎，有較清較光一寡仔。靈魂受傷的時陣，我總是會揣一个寂寞的所在，恬恬仔坐，然後沓沓仔共目屎流予焦(ta)，痛疼就會綴目屎流去真遠真遠的所在，然後等待傷痕漸漸收phí(結痂)，漸漸復生。細漢時陣，攏是阿母伸出溫柔的手，共我留佇喙賴(tshui-phué)最後未焦的目屎擦掉。毋過兩冬前，阿爸過身的時，我卻是按怎拭嘛拭袂焦，阿母滿面燒燙燙的目屎……目屎閃光當中，竟然又閣浮出昨暝的情景，恰伊的形影，彼時伊講的話，若目睷無擘金相全，毋過真清醒：

「我感覺伊恰我較合，真歹勢……」

我犁頭，恬恬無講話。

「咱閣會當閣做好朋友……真……」

「免閣講矣！」

我雄雄共伊的話剝掉，掠狂矣，叫伊隨共恁祖媽死出去。伊躊躇一下，嘛是鼻仔摸的，失神失神行出阮兜。

當伊消失佇窗外烏暗的所在，我的目屎就若親像雨，佇窗內，落袂離……

我恬恬坐佇兩冬前，恰伊甜蜜相倚的柴椅，等待目屎漸漸流焦，等待天，漸漸光……



## 作者感言

陳利成 藝文創作者

母語，是族群的性命。每一種母語，攏是世界無法度替代的資產，若消失去，毋但是國家的悲哀，嘛是人類永遠的拍損。這馬，臺灣各族群的母語攏面對滅亡的危機，向望咱政府珍惜多元文化，佇十二年國民教育體制內面，有計劃進行母語保存、推廣的工程，毋通予下一代因仔怨嘆佢遺憾——咱這代大人變做毀滅母語的兇手……〈天漸漸光，新中街〉這篇內面有愛情、親情以及對故鄉的思念之情，人就是按呢，感情複雜甲連家己嘛無法度按算，人生，不如意敢若才是正範 (pān) 的風勢，感謝評審先生的手，佇春寒風冷的暗暝，領引一條溫暖的小路。